

登船前夕：日暮時分

夜色漸深，僅存的一點霞光粼粼閃耀在海面上，艷麗地染紅了海水，海浪從遙遠的海平線上一波一波襲來，拍打在岸上，白日的喧囂逐漸平靜，只留下規律的浪聲襯著暮色，一陣一陣。

——真是讓人昏昏欲睡。

艾洛伊絲托著臉頰，手肘杵在觀景平台的圍欄上，懶洋洋的打了一個呵欠。睡意隨著那口氣消散，但煩悶仍牢實的印在她的眉間，一臉苦大仇深。拂過面頰的海風還帶有一絲熱度，同時，腳下踩著的柏油路面的餘溫也灼得腳底難耐，但她知道，天氣不是讓她焦躁的主因。

而是待會要碰面的人，以及，即將大量失血的錢包。

「啊——真是。」她的哀怨聲拉的極長，但在波濤聲中卻細不可聞。視野中殘存的紅暮被夜色吞沒，黑夜與海洋的分別不再明顯，唯一亮著的就剩下她身旁那一盞昏黃的路燈。

她來到日本的次數並不多，十根手指頭就數得出來。她即便是會一些簡單的日語交流，街道上時不時出現的文字，對她來說，仍像是一片異形圖像，只有在瞧見些許漢字時，才會有一絲欣慰——因為那是她唯一看得懂的部分（但意思就難說了）。

而且，整潔的街道、平穩的生活步調，在這塊土地上井然有序的節奏，更讓她渾身不自在。唯一的好處大概就是——她能買到漂亮衣服、大肆品嚐新上架的甜點。

只可惜這次錢另有所用，她什麼也不能買，更增添幾分鬱悶。

「可惡……這檔事結束後我一定要大吃特吃！」艾洛伊絲拍拍臉頰，撐起身子離開圍欄，憤然的朝著海面吼了一聲，這次的聲音比方才大上許多，一時之間，她成了旁人的目光焦點。只是她並沒有多加理會，轉身，踩起重重的步伐，邁步離開。

「……啊，不對！下次碰面，一定要狠狠宰安一頓……」而她的最後的細聲碎語也逐漸隨著距離拉遠，淹沒在波濤聲中。

這是一間坐落在地下室的小酒館。尋訪者必須拐進昏暗小巷，並在一盞閃閃爍爍、仿若下一秒就會熄滅的立式招牌附近，找到鐵製的旋轉樓梯，順勢而下，便可瞧見一扇厚重的雕花木製店門。泛黃的光線從鑲在門上的毛玻璃透出，推開門，裡頭還有人在吞雲吐霧，更讓潮濕的空氣更顯沉悶。

老舊的抽風扇緩緩轉動，未上油的金屬摩擦聲規律刺進室內眾人耳膜，但他們恍若未聞，只是用低沉的嗓音交談著。

「那小妮子今天會過來吧？」坐在吧檯前，一個身型魁武、一頭棕髮上梳的中年男子說道，並一邊把玩手上那條新拿到的雪茄，他的面前還有一杯喝了一半的啤酒。碧綠的眼眸往四周掃了一圈，沒瞧見半位客人。

「是啊，今天賺你們這兩單就足夠了，讓爺爺休一天店也值。」另一名黑髮青年回道，眼神往對方腳邊的鋁箱掃了一眼，意有所指的笑了笑，「是吧，爺爺？」

吧檯內的老人瞥了兩人一眼，並未答話，只是悠哉地抽著自己的菸。

「可別太欺負她。」棕髮男子苦笑，將眼前的啤酒一飲而盡。

「哎呀，一分錢一分貨，哪來欺負的道理。」

面對黑髮青年的說辭，棕髮男子只是回以一道戲謔的眼神，「好了，我該走了。」

他站起身，將手上的雪茄收入胸前的口袋，提起鋁箱準備離開。只是在他握住門把之際，老人滄桑的聲音從背後傳來，「不打算跟艾洛碰個面？」

他沒有回頭，也沒有立即回答。眼神盯著早已斑駁的門把，像是在斟酌措詞，異常的沉默陡然降臨。但當他一開口，又彷彿剛才壓抑的氣氛始終不存在，「不急。反正目的地相同，總是會碰到的。」

「是嘛。」老人不再多說，回頭抽起手上的那管菸。

「走了。」

「——銘謝惠顧，歡迎下次再來。」

小酒館內再次回歸平靜，只剩抽風扇尖細的摩擦聲，一陣一陣。



如果可以，艾洛伊絲壓根兒不想和松本悠真這位奸商有任何交集。

看著眼前閃爍不停的立式招牌，她深深地、重重地嘆了一口長氣。這間小酒館看似無異，但卻是松本悠真的據點之一，這人不賣別的，就賣軍火跟情報。以前在傭兵團時，時不時就得跟他打交道，只是不知道是不是八字不合，兩人見面不鬥上個幾句就不對勁——而且她的勝率還低的可憐。

「賺那麼多錢也不換一個招牌，奸商。」艾洛伊絲一邊嘟囔，一邊踩著鐵製樓梯向下走。她的腳步不重，但是每一階都發出極響的噪音，活像是階梯的哀鳴，哪怕下一秒踩空跌倒，她都不會感到半點意外。

握住冰冷的門把，艾洛伊絲收斂飄忽的思緒，使力推開厚重的木門。

「歡迎光臨呀，小艾洛。」一進門，松本悠真的輕挑嗓音就緩然而至。艾洛伊絲自然地望向聲音來源，在瞧見對方斯文的臉龐之際，毫不留情地翻了一個大白眼。

不過翻歸翻，她還是緩緩走近吧檯，並向坐在裏頭的老人打聲招呼，「松本先生，晚安。」

老人只是頷首，仍是悠然地抽著自己的菸斗。

艾洛伊絲在吧檯前坐定，擦拭乾淨的木製桌上正放著前一個客人留下的空酒杯。她的眼眸往四周轉了轉，除了他們三人以外，別無他人。

「剛才有客人？」她問，但只是一片寂靜，無人搭腔。

艾洛伊絲半帶疑惑地看向松本悠真，卻只見到對方臉上突然掛上一抹奸笑，露出潔白牙齒，眉毛向上挑了挑，「想知道？情報費拿來。」還晃晃擺出OK手勢的右手。（備註：在日本，OK手勢代表錢。）

「那算了，我才不想——」

「班森剛走。」

拒絕的話語被老人簡短四字掐斷在喉頭，所有聲音動作全都在剎那凝結。過了許久，艾洛伊絲才眨眨眼，臉色並無異於方才，只是淺淺地勾了嘴角，「是嘛。可惜沒遇到。」

「我還以為你會有更有趣的反應呢——」松本悠真接過話頭，阻絕任何一絲尷尬沉默降臨的可能，並將一個長形鋁箱遞給她，「東西在這，確認一下。」

「哇，好吃驚啊。」她順手接過箱子，一邊捏著嗓子佯裝驚訝，一邊打開箱子檢查內容，因為這次任務而訂購的槍枝整齊的放置在內，「沒有這樣回答真是不好意思，讓你失望了。」說話的同時，她連一眼都懶得往松本悠真那邊望去。

確認完槍枝情況，艾洛伊絲闔上箱子，並將鋁箱放置腳邊，正想抬頭跟松本悠真確認價錢，老人的問題便徐徐而至，與他平緩的嗓音不同，他所提的疑問確確實實地砸中要害。

「艾洛，你是不是知道些什麼？」他說，並在她面前擺上一杯草莓聖代，「這請你，我記得你喜歡吃甜的。」

聞言，艾洛伊絲微眯起眼，她知道老人在問什麼。但她只是望著眼前玻璃杯上凝結的細小水珠，一時無話。

那是一個夏日午後。出任務的五人，兩人倖存，活下來的只有琴和梅根。

「.....團長他們都死了。只有我們逃出來。」

「琴，要不是你阻止我，團長他們說不定有救！」尖銳高拔、近乎嘶吼，梅根緊捉住琴的衣領，對琴淡漠的嗓音感到十分不滿，眼眶怒得發紅。

「你有資格說話？我到是想問你是怎麼帶路的？敵人包圍的速度就像早知道我們會到那邊，呵。」

「你是什麼意思！」

「——我是什麼意思你不是最清楚嗎？」

而後，便是一聲槍響。

細小的水珠隨著時間流逝，化為一道水痕從杯身流下。艾洛伊絲猛然回過神，將自己陷入過往的心神拉回，「……不知道。」

「所以賄賂我也是沒用的。」她伸手握住聖代杯身，寒意瞬間滲入掌心，她認真地望向老人，再次以加重的語氣說道：「我什麼都不知道。」

「那你剛才怎麼不說話？」不等老人開口，松本悠真搶先問道，眼神寫滿了狐疑，「說謊也打一下草稿。」

「想知道嗎？」艾洛伊絲勾起嘴角，依樣畫葫蘆的比出OK手勢，「錢拿來。」

「……算了。感覺沒賺頭。」

話題就在這裡嘎然而止。一時之間，小酒館再次歸於寂靜，艾洛伊絲並不打算接話，也不想另起話題，只是聽著老舊抽風扇的規律噪音，開始在腦內數數。或許是因為少了人聲，此時此刻，那道聲音像是被放大了數倍，次次刮著她的耳膜。

過了半晌，老人率先打破這片沉靜。他輕輕吐了一口菸，用手上的菸斗指向聖代，「快吃吧，融化就不好吃了。」

「哎呀，也是。」艾洛伊絲笑了笑，複雜地望了老人一眼，「那我就不客氣了。」

老人點點頭，之後便繼續吞雲吐霧，不再說話。而適才的陰鬱氣氛似乎隨著他口中吐出來的煙霧一般，慢慢在空中消失無蹤。松本悠真則轉開一旁的收音機，古典音樂從破舊的音箱流瀉而出，跳躍的音符填滿了整個空間。

有時，艾洛伊絲手中的湯匙會撞到玻璃杯，發出清脆的聲響；有時，她和松本悠真會鬥上個幾句。但直到最後，他們沒有任何一個人再談起傭兵團的問題。

就像一切都沒發生過。

離開小酒館，艾洛伊絲並沒有馬上回到旅舍。剛才過於潮濕的空氣，以及傭兵團的話題讓她全身不對勁，甚至腦袋開始沉甸甸的。所以，她開著租來的車子，再次回到觀景平台。

別於日暮時的人潮，此時此刻，觀景平台上只有她一人。微冷的海風拂過髮稍，將她的短髮吹得亂七八糟。涼意竄入鼻腔，滲入肺部，刺的胸口圍圍發疼，但也讓她昏沉的腦袋逐漸清醒。

「艾洛，你是不是知道什麼？」

想起老人的問題，艾洛伊絲默然地盯著一望無際的海面，伸手將遮擋視線的瀏海塞至耳後。

她只記得在第一聲槍響後，梅根和琴大打出手，招招狠戾，像是要致對方於死地，甚至兩人抄起槍互相攻擊，子彈不長眼，眾人只能在倉促間各自尋找掩蔽。她和班森試圖阻止鬧騰的兩人，而安瑟——基於離開科技產品就沒有戰鬥力的原因——只能收好電腦，遠離爭鬥中心。

但她卻在伏低的視線中，瞧見了一根槍管對準安瑟的後腦。

她不知道是誰，事實上也沒有機會讓她看清楚是誰。身體下意識的反應便是往安瑟的方向撲了過去，兩人因衝勁而雙雙撞上牆壁，在穩住身形之際，她從一旁的窗戶瞥見這次任務的目標對象率領一群小弟，正試圖進入這棟建築。

——這群人時機抓得也太準了。

先不論是巧合還是預謀，在得知團長等人的死訊後，敵人便率小弟而來，當下的情況讓她心生不妙。於是，她直接掏槍擊落房間上方的風扇，在另外三人閃避的空檔，抓起安瑟便往外逃。

之後，琴跟梅根消失無蹤。光是躲避敵人的追蹤就費了極大力氣，她也無力去打聽兩人的消息。

兩人歷經一陣子的躲躲藏藏，好不容易才和班森會合，但得到的卻是班森想要退團的震撼消息。安瑟甚至還因此跟班森大吵一架，三人不歡而散。

只是班森離開的時機太過微妙，艾洛伊絲在考慮過後，將她所瞧見的那一幕爛在肚子底，連安瑟都沒有提過半字。她不願意在還沒釐清狀況之前，貿然出手，因為他們根本是一無所知。

——他們不知道團長等人確切的死因。

——他們不知道對方的目的。

——他們甚至不知道叛徒有幾個人。

只是她阻擋不了安瑟的執著。

「所以說……真的什麼都還不知道啊……」將亟欲出口的嘆息和那一幕死死地鎖回肚裡，艾洛伊絲閉上眼，側著頭，聆聽著海潮聲，她開始數著數兒。

「一……二……三……四……」海浪伴著數字，拍打在岩石上，浮動的思緒隨著規律的聲響，一次一次，再次歸於平靜。

—TBC—